



王仲犛著作集

隋唐五代史

下

中華書局

---

仲犛著作集



# 隋唐五代史

下

王仲犛著

中華書局

# 目 錄

第七章 唐末農民大起義與唐王朝的衰亡	(七七)
第一節 唐王朝的衰亂	(七七)
懿宗咸通的政治(七七)	僖宗繼位(六二)
第二節 唐末農民大起義	(七三)
桂林戍卒起義(六三)	王郢海上舉兵(六七)
王仙芝、黃巢起義(六七)	黃巢起義軍的南下與北
征(七五)	黃巢起義軍進佔長安(七九)
黃巢的退出長安與起義軍的最後失敗(七六)	
第三節 唐王朝的覆亡	(八〇)
僖宗的弊政(八〇)	王建得蜀(八五)
高駘、周寶的敗亡與江淮的戰亂(八六)	董昌的割據越州
及其失敗(八二)	成汭的割據荆南及其失敗(八二)
昭宗的受制於宦官、藩鎮與唐王朝的滅亡(八三)	
第八章 五代十國的政治與經濟	(八一)
第一節 五代的更替	(八一)
後梁王朝的建立與滅亡(八一)	後唐莊宗的興起與覆亡(八三)
後唐明宗的得國與後唐王朝的滅	
亡(八六)	後晉高祖的建國與契丹滅晉(八四)
後漢王朝的建立與滅亡(八五)	後周郭威的建

國(八六) 後周世宗(八六三)

## 第二節 十國割據

吳楊氏的建國及其消亡(八七一) 南唐李氏的建國及其滅亡(八七五) 閩王氏的建國及其滅亡(八八四)

吳越錢氏的建國及其附宋(八九三) 楚馬氏的建國及其衰亡(八九五) 南漢劉氏的建國及其滅亡(九〇二)

南平高氏的建國及其滅亡(九〇五) 前蜀王建的稱帝及前蜀的滅亡(九〇八) 後蜀孟氏的建國及其滅

亡(九一四) 北漢劉氏的建國及其滅亡(九三二)

## 第三節 五代十國的社會經濟

北方的河患(九二六) 南方的水利事業(九三〇) 南方的植茶事業(九三三) 手工業商業的發展(九三五)

## 第九章 隋唐五代的學術與宗教

### 第一節 經學、史學與地理著作

經學著述(九三七) 正史的編纂(九四〇) 《通典》與《唐會要》、《五代會要》(九四六) 劉知幾的《史

通》(九五九) 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九六五) 唐三史注與《文選注》(九五七) 隋唐五代雜史瑣記書

目介紹(九五九) 類書的編纂(九六五)

### 第二節 隋唐五代的哲學思想與宗教神學

佛教的繼續發展(九八八) 律宗在中土的形成(九五五) 三論宗吉藏的《二諦論》與天台宗智顛的《止

觀論》(九九八) 玄奘、義淨的取經與傳譯(一〇〇四) 法相宗的唯識思想(一〇三二) 華嚴宗法藏的《法

界緣起論》(一〇三〇) 密宗的傳入及其教義(一〇四二) 淨土學說的流行(一〇四三) 禪宗的神學思

想(一〇四五) 唐王室的尊崇道教(一〇七三) 唐五代道教徒的思想(一〇七五) 祇教、景教、摩尼教的傳

(八七一)

(九三八)

(九三七)

(九三七)

(九八八)

播(二〇〇) 唐前期的反佛鬥爭(二〇六) 會昌滅佛與佛教的重興(二〇九) 韓愈的排抑佛道與獨尊儒術(二一九) 柳宗元的《封建論》、《天說》與劉禹錫的《天論》(二〇六)

## 第十章 隋唐五代的文學藝術與科學技術……………(一〇三)

### 第一節 隋唐五代的詩歌與民間文學……………(一〇三)

唐代詩人(二〇三) 楊素 薛道衡 唐代詩歌繁榮的原因(二〇四) 初唐詩人(二〇五) 魏徵 王績 王勃 楊炯 盧照鄰 駱賓王 上官儀 郭元振 沈佺期 宋之問 崔融 蘇味道 陳子昂與張九齡(二二二) 盛唐詩人(二二七) 王灣 李頎 王昌齡 王之渙 崔顥 王維 孟浩然 高適 岑參 李白與杜甫(二二三) 中唐詩人(二二九) 韋應物 常建 戎昱 劉長卿 錢起 劉方平 柳中庸 李嘉祐 顧況 張繼 韓翃 嚴維 耿湣 盧綸 戴叔倫 李端 于鵠 李涉 韓愈提倡的古文運動及其在詩歌方面的改革(二二六) 柳宗元與劉禹錫(二二九) 張籍與王建(二二五) 王涯與令狐楚(二三〇) 劉言史 鮑溶 施肩吾 姚合 章孝標 李賀與李益(二三七) 元稹與白居易(二三三) 李紳 竇鞏 張祐 徐凝與朱慶餘(二三三) 晚唐詩人(二三三) 趙嘏 馬戴 崔櫓 李羣玉 許渾 劉滄 李頻 李郢 曹鄴 司馬扎 于濬 邵謁 聶夷中 杜牧(二三三) 李商隱與溫庭筠(二三四) 皮日休、陸龜蒙與杜荀鶴(二三七) 高駢 張喬 曹唐 羅鄴 高蟾 唐彥謙 周樸 鄭谷 崔塗 吳融 錢珝 盧汝弼 黃巢的詩(二三七) 司空圖與韓偓(二三五) 唐王朝末日的輓歌——韋莊詩篇(二六三) 五代十國詩人(二七七) 羅隱 張翥 蔣貽恭 黃滔 顏仁郁 張泌 僧貫休 僧齊己 唐五代的諷喻詩(二七六) 唐五代詞(二八四) 敦煌雜曲子與《雲謠集》 李白 韋應物 戴叔倫 王建 張志和 白居易 溫庭筠 皇甫松 唐昭宗 司空圖 韓偓

張曙 韋莊 和凝 牛希濟 毛文錫 魏承班 李珣 顧夙 歐陽炯 毛熙震 張泌 孫光憲  
徐昌圖 許岷 馮延巳在詞方面的造詣(二三五) 南唐後主李煜(二二七) 唐代傳奇小說(二二六)  
敦煌石室發現的唐代變文(二三七)

第二節 繪畫、雕塑、書法與音樂、舞蹈……………(二三三)

隋唐五代的繪畫藝術(二三三) 塑造藝術(二三九) 隋唐五代的石窟藝術(二三九) 隋唐五代的書

法(二三六) 音樂與舞蹈(二二二) 散樂百戲(二二)

第三節 雕板的發明與紙墨筆硯製造的改進……………(二九三)

雕板印刷術的發明(二九三) 紙墨筆硯的製造與改進(二九八)

第四節 科學技術……………(四〇八)

天文曆法(四〇八) 醫學與藥物學(四二四) 隋李春의趙郡安濟橋(四二五) 輪船的製作(四二六)

## 隋唐五代史大事年表

## 第七章 唐末農民大起義與唐王朝的衰亡

### 第一節 唐王朝的衰亂

**懿宗咸通的政治** 唐懿宗即位後，西北邊境的情況，最爲樂觀。懿宗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三月，歸義軍節度使張義潮以兵七千收復涼州（鎮姑藏，今甘肅武威縣）。咸通七年（公元八六六年），又使北庭回鶻僕固俊收復了西州（治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縣東南）、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縣北破城子）、輪臺（今新疆米泉縣境）、清海鎮（北庭西七百里，今新疆納瑪斯西）等地。咸通八年（公元八六七年）二月，張義潮入朝長安，留居不返敦煌，命其族子張淮深守歸義。咸通十三年（公元八七二年），張義潮病死，由沙州長史曹義金繼任歸義節度使。「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治張掖，今甘肅張掖縣），自餘州隸歸義者，多爲羌胡所據」（《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三年）。

大中十三年（公元八五九年）十二月，懿宗即位僅數月，浙東就爆發了裘甫領導的農民起義。起義軍攻破象山（今浙江象山縣），屢敗官軍，軍鋒指向剡縣（今浙江嵊縣），迫使「明州（治鄞縣，今浙江寧波市南）城門晝閉」，「浙東騷動」（《資治通鑑》唐大中十三年）。咸通元年（公元八六〇年）正月，起義軍乘勝攻克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資治通鑑》唐咸通元年）。這時浙東，人不習戰，甲兵朽

鈍，見卒不滿三百」。浙東觀察使（治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市）鄭祗德，徵調新卒五百，開往剡縣，與起義軍戰於剡西，官軍中伏大敗，損折幾盡。活躍於山林海島的各路義軍以及各地逃亡農民，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爲三十二隊，裘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建元爲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招募良工製造器械，「聲震中原」。

浙東觀察使鄭祗德一方面上表朝廷報告形勢危急，一方面向鄰道求援。浙西觀察使（治丹徒，今江蘇鎮江市）、宣歙觀察使（治宣城，今安徽宣城縣）各遣牙將率兵赴援。宰相夏侯孜推薦前安南都護王式爲浙東觀察使，前往鎮壓起義。

王式入朝，懿宗問以鎮壓裘甫的方略，王式說，但得兵，裘甫必可破。有宦官在旁，提出異議，說：「發兵，所費甚大。」王式回答說：「兵多，裘甫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甫，「延引歲月」，甫「勢益張」，則江淮間將蜂起應甫。「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漕運〕阻絕不通」，則上下「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資治通鑑》唐咸通元年）。懿宗接受王式的意見，下詔調發忠武（鎮許州長社，今河南許昌市）、義成（鎮滑州白馬，今河南滑縣）、淮南（鎮揚州江都，今江蘇揚州市）三鎮兵救援浙東。

咸通三年（公元八六二年）三月間，裘甫派遣起義軍攻破了台州的唐興縣（今浙江天台縣）。自己率領主力一萬餘人，破上虞（今浙江上虞縣東南），入餘姚（今浙江餘姚縣），破慈谿（今浙江慈谿縣），入奉化（今浙江奉化縣），抵寧海（今浙江寧海縣），所到之處，殺其令長丞尉，吸收少壯補充起義隊伍。如果起義軍領導集團在戰略部署上措置適當，戰爭的前途還是非常樂觀的。

起義軍內部對戰略部署有兩種不同意見。起義軍副帥劉晔主張：「今朝廷遣王中丞（王式）將兵來，



……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指裘甫）宜即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今西興），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在今江蘇南京市清涼山）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獻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出身的王輅持反對意見，他說：「如劉副使（劉旼）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元年）。裘甫猶豫不決，致使起義軍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

王式到達越州後，集結了諸道援軍和土團子弟兵共五千人，又募居住在江淮一帶的吐蕃、回鶻降人，配以二百匹馬，組成騎兵。於是兵分兩路，東路軍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又連下寧海、唐興；南路軍也連拔沃州（今浙江新昌縣東南）、新昌（今浙江新昌縣）兩寨，直指唐興。裘甫想把起義隊伍拉入海島，王式先已封鎖寧海一帶海口，燒了起義軍所有船隻。裘甫從黃罕嶺（在奉化縣西北，剡縣之東，其路深險，度黃罕嶺，則平川四十里入剡）突圍，退到剡縣。官軍圍攻剡城，二三日，凡八十三戰」（《資治通鑑考異》引《平剡錄》）。咸通元年六月，浙東的農民起義最後終於失敗了。裘甫、劉旼等農民領袖大都壯烈犧牲。困守剡縣的起義軍大將劉從簡，率五百壯士，突圍退至大蘭山（今浙江奉化縣西北），據險自守，到七月間也終於失敗犧牲。

裘甫起義雖然失敗，唐王朝却開始趨於崩潰。

懿宗的生活，奢靡無度。懿宗「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漣、南宮（即興慶宮）、北苑（在大明宮之北）、

昭應(有華清宮)、咸陽(有望賢樓)，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輿帟。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資治通鑑》唐咸通七年)。

懿宗有愛女同昌公主，寵妃郭淑妃所生，咸通十年(公元八六九年)，嫁與左拾遺韋保衡爲妻。懿宗「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槽匱亦以金縷爲之，編金銀爲箕筐。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資治通鑑》唐咸通十年)。韋保衡不到兩年，從起居郎累遷爲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勢動天下」。咸通十一年(公元八七〇年)八月，同昌公主病死，懿宗痛悼愛女，殺醫官韓宗劼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

唐玄宗後期，誤國的奸相有李林甫、楊國忠，德宗時的誤國奸相有元載和盧杞，懿宗時誤國的奸相有路巖和韋保衡。路巖也是由翰林學士承旨於咸通五年(公元八六四年)提升爲宰相的。「巖奢靡，頗通路遺，左右用事」(《資治通鑑》唐咸通十年)。他的親吏邊咸，搜括的錢財，可贍養全國軍隊(九十九萬人)二年。路巖和韋保衡本來表裏爲奸，後來因爭權遭韋保衡排擠，出任西川節度使。僖宗即位後貶官，旋勒令自殺。

韋保衡被任命爲宰相後，恃恩弄權，排斥異己。宰相王鐸是韋保衡貢舉時的座主，起居舍人蕭遘是韋保衡同年進士，兩人都看不起韋保衡，先後遭到擯斥。劉瞻、于琮，都做過宰相，保衡因其不禮於己，貶琮爲韶州(治曲江，今廣東曲江市東北)刺史，誣劉瞻「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資治通鑑》唐咸通十一年)，毒死同昌公主，累貶驩州司戶。咸通十四年(公元八七三年)七月，懿宗病死。九月，韋保衡坐罪免職，貶爲賀州(治臨賀，今廣西賀縣)刺史，十月，再貶崖州澄邁(今廣東海南島澄邁

縣令，並勒令自殺。唐懿宗一朝，不是沒有好的宰相，但不能重用，而對路巖、韋保衡之輩，奢侈驕佚，排斥異己，却大大加以信任，唐朝的政治就日益滑向下坡路了。

唐懿宗時，南詔曾兩陷安南都護府，並侵逼邕州（治宣化，今廣西南寧市）。唐政府任命高駢為安南都護，逐走了南詔的軍隊，穩定了安南的局面。咸通十年（公元八六六年），南詔自安南撤走，把兵鋒轉向四川，連陷萬州（治越嶲，今四川西昌縣）、黎州（今四川海源縣北）、雅州（治嚴道，今四川雅安縣）、邛州（治臨邛，今四川邛崃縣）、嘉州（治通義，今四川眉川縣），次年進圍成都，為唐軍民擊退。僖宗乾符元年（公元八七四年），南詔軍又犯四川，唐任高駢為西川節度使，出兵反擊，局面才穩定下來。

懿宗於咸通十四年（公元八七三年）病死，年四十一。左神策護軍中尉劉行深、右神策護軍中尉韓文約立懿宗第五子普王儼為皇帝，是為僖宗，年才十二歲，大權完全落在宦官手裏。

**僖宗繼位** 從懿宗時起，唐王朝的政治已極其黑暗。咸通十年六月，陝州（治陝縣，今河南陝縣）民向觀察使崔堯「訴旱。堯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放逐之。堯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之」（《資治通鑑》唐咸通十年）。官民關係緊張到這種程度，農民大起義的爆發自可避免的了。

僖宗乾符元年正月，翰林學士盧攜上言：「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號（州治宏農，今河南靈寶縣）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磴蓬實為麪，蓄槐葉為齋，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戶部、轉運、鹽鐵為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

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芽，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爲窘急，行之不可稍緩」（《資治通鑑》唐乾符元年）。唐王朝的整個官僚機構已經腐爛了，盧攜的奏疏，徒爲空文，不見切實措施。僖宗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年）七月，飛蝗自東而西，所過食草木葉及五穀皆盡。而京兆尹楊知至却妄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僖宗居然相信，以爲是真的事，「宰相皆賀」（《資治通鑑》唐乾符二年）。

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宦官），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流散或成餓殍），無所控訴」，相聚起義，「所在蜂起」（《資治通鑑》唐乾符元年）。爆發農民大起義的時機成熟了。

## 第二節 唐末農民大起義

**桂林戍卒起義** 懿宗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爆發了龐勛爲首的桂林戍卒起義。

唐代徐州一帶，「風土雄勁，甲士精強」。唐王朝爲了加強西南邊防力量，曾調遣一部分徐州兵戍守嶺南，其中八百人駐紮在桂州（治始安，今廣西桂林市）。初約三年輪換，後來因調防費用大，到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戍卒戍守桂州已達六年，超期三年。徐州都押牙尹戡言於徐泗觀察使崔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戍卒一年」。消息傳到桂州，羣情憤怒，戍卒推糧料判官龐勛爲都

將，奪取監軍院的兵甲，自行北歸。龐勛率戍卒至湖南，乘船沿江東下，過浙西（鎮江市），入淮南，經泗州（今江蘇盱眙縣）渡淮。路上招納逃亡兵士和農民，匿於舟中，衆至千人。渡過淮河以後，龐勛向戍卒宣稱：「吾輩撞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羅網，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資治通鑑》唐咸通九年）士衆歡呼稱善。

當時徐州城內祇有四千三百名士卒，徐泗觀察使崔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統兵三千人拒龐勛。又命宿州出兵五百扼守符離（今安徽宿縣北符離集）。龐勛軍隊開抵符離，與官軍激戰於睢水之上，官軍望風奔潰。龐勛回軍進攻宿州（今安徽宿縣），宿州已是一座空城，即時攻下。龐勛「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自旦至暮，得數千人」，起義隊伍迅速擴大，龐勛自稱兵馬留後。過了兩天，元密引官軍圍攻宿州，龐勛搜集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乘流而下，衝出重圍，在汴河沿岸，選擇有利地形，設下埋伏。元密驅兵追擊，遭到起義軍夾攻，官軍大敗，元密戰死士卒約死千人，殘部歸附龐勛，無一人得還徐州。龐勛知徐州空虛，乘勝直趨徐州城下。起義軍已有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助「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很快攻下徐州城，囚崔彥曾，殺掉民憤很大的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等人。城中願意參軍的，一日至萬餘人。附近諸州的逃亡農民「遠近輻湊」，「閭溢郭郭」。「龐勛募人爲兵」，人「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資治通鑑》唐咸通九年）。起義軍的人數，激增到十萬以上（《舊唐書·懿宗紀》作二十萬）。

龐勛遣將命師，分兵略地，先後攻取淮南道的濠州（治鍾離，今安徽鳳陽縣西北）、滁州（治清流，今安徽滁縣）、和州（治歷陽，今安徽和縣）。還動員了一萬餘人圍攻「當江、淮之衝」的泗州，嚴重地威脅了江淮漕運，切斷了唐王朝的經濟命脈。唐王朝着慌了，任命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即徐州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率諸道軍及沙陀、吐谷渾等族部衆，鎮壓起義軍。

官軍尚未集中，戴可師先率三萬士兵，渡淮增援地當江淮要害的泗州。當時，泗州東南的都梁城（今江蘇盱眙縣東南）已落入義軍手中。官軍圍攻都梁城，起義軍夜中撤出。第二天，官軍進入都梁城，這不過是一座空城，戴可師恃勝不設備，適值大霧，起義軍數萬疾趨而至，縱擊官軍。官軍不能成列，遂致大敗，將士得免者纔數百人，器械、資糧、車馬喪失殆盡，戴可師和監軍使（宦官）也被起義軍所殺。

戴可師被殺，官軍三萬全殲。龐勛爲了進一步鼓勵士氣，「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淮南節度使令狐綯，是一個老姦巨猾的官僚，他怕起義軍進入淮南，即施行緩兵之計，派人向龐勛表示，代爲向朝廷奏請徐州節度使節鉞，龐勛乃息兵待命，喪失了進擊淮南的戰機。

這時汴河已被切斷，「江淮往來皆出壽州（治壽春，今安徽壽縣）。龐勛乘勝圍壽州，取諸道貢獻及商人財貨。這時龐勛便驕傲起來，自以爲無敵於天下，「日事遊宴」。當時集中在徐州的起義軍有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帛，什取其七八。與龐勛一同起義的桂州戍卒更爲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不聽龐勛約束。「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資治通鑑》唐成通九年）。

從戴可師覆師後，官軍也重新作了部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王晏權作戰不力，唐朝廷把他撤換

了，改以兗海節度使曹翔爲徐州北面招討使。魏博節度使（鎮魏州元城，今河北大名縣北）何全皞也派遣魏博大將薛尤統兵一萬三千人，開赴徐州前綫。曹翔的軍隊，駐紮在滕（今山東滕縣）、沛（今江蘇沛縣）；薛尤的軍隊，駐紮在豐（今江蘇豐縣）、蕭（今江蘇蕭縣西北），採用口袋戰術，逐漸往東向徐州外圍收縮。康承訓統率的官軍主力七萬餘人屯於柳子（今安徽宿縣西北臨渙集北）之西，還有附塞的沙陀部落三千精騎由其酋長朱邪赤心率領，配合唐軍作戰。

起義軍將領王弘立率主力三萬，前去抵擋官軍。弘立引兵渡過渙水，夜襲鹿塘寨（今安徽宿縣西北臨渙集之西北），次日黎明時包圍了鹿塘寨，不料遭到沙陀軍和官軍的夾擊，起義軍大敗，幾乎全軍覆沒，「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起義軍柳子守將姚周二月之間激戰數十次，姚周戰敗。官軍包圍柳子寨，四面縱火，起義軍放棄柳子寨，沙陀軍以精騎邀擊，屠殺殆盡。姚周衝出重圍，祇帶領麾下數十人南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因私嫌殺姚周。龐勛責怪梁丕擅殺姚周，把他撤換，另派徐州舊將張玄稔代理宿州州事。

龐勛經過幾次挫敗，接受了謀士周重的意見，於咸通十年四月，殺前徐泗觀察使崔彥曾及徐州監軍張道謹等，表示與唐王朝的決裂。於是揀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裝備以精良兵器。起義軍共推龐勛爲天冊將軍。

龐勛的戰略部署，認爲要避免兩綫作戰，先得解除從西北面向滕、豐方面來的威脅，然後全軍南下，與官軍主力決戰。龐勛留父親龐舉直和首義將領許佶等留守徐州，自己親率大軍襲擊包圍豐縣的魏博軍。魏博五寨軍隊，不戰自潰。唐徐州北面招討使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軍敗，引兵退保兗州。西北

面的威脅解除後，龐勛引兵南下，直趨柳子寨，準備與官軍主力決戰。不料作戰計劃洩露，康承訓秣馬整衆，設伏等待，起義軍陷入官軍重圍，損折了數萬人。勛收散卒三千人，退入徐州。龐勛起兵時，下邳（今江蘇睢寧縣西北）土豪鄭益，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械，響應起義軍，至是以下邳降唐。斬縣（今安徽宿縣南）土豪李袞，亦殺起義軍守將，舉城降唐。沛縣裨將朱玖趁起義軍守將李直赴彭城議事，舉城降唐。宿州守將張玄稔殺起義軍將領張儒等，開城門降唐。宿州城內有精兵三萬人，康承訓配以精騎數百，直趨符離，符離守軍不知道張玄稔已叛變，開門延納，玄稔既入，斬將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

龐勛敗後，接受宿州守將張實的建議，引兵西擊宋州（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縣南）、亳州（州治譙縣，今安徽亳縣），打算吸引官軍西進，解宿州之圍。咸通十年九月，龐勛率起義軍二萬西出，襲破宋州南城，又渡汴水，南攻亳州。康承訓引步騎八萬，使沙陀部落朱邪赤心率數千騎爲前鋒，追擊龐勛於亳州，起義軍大敗，全軍覆滅，生脫者纔千人，龐勛也在此役中犧牲。

在龐勛軍敗之前，張玄稔進圍徐州，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城迎接官軍，龐舉直、許佶等悉被殺害，官軍悉捕桂州戍卒親族，死者數千人。轟轟烈烈的龐勛領導的戍卒起義，就這樣失敗了。

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但其影響却是非常深遠的，《新唐書·南詔傳贊》稱：「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桂林戍卒起義，實際拉開了唐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龐勛的「餘黨猶相聚於閭里」，或者「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資治通鑑》唐咸通十一年），後來又參加到王仙芝、黃巢起義軍裏去了。



**王郢海上舉兵** 浙西狼山（今江蘇南通市南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鎮海節度使（鎮

丹徒，今江蘇鎮江市）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遂於乾符三年（公元八七五年）四月舉兵反唐。部衆近萬人，攻破蘇（州治吳，今江蘇蘇州市）、常（州治武進，今江蘇常州市），乘船往來，泛江入海，轉攻二浙（浙東、浙西），南及福（州治候官，今福建福州市）、建（州治建安，今福建建甌縣），嚴重地威脅了唐江南東道的沿海航行安全，也影響了漕運的海上轉輸。乾符三年（公元八七六年），王郢通過溫州（治永嘉，今浙江溫州市）刺史魯寔，求爲望海鎮（今浙江鎮海縣）使，寔爲郢論奏，唐朝廷以郢爲太子率府率，郢拒不赴職。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正月，王郢誘執魯寔。二月，郢攻破望海鎮，掠明州（治鄞，今浙江寧波市南），又破台州。朝廷下詔二浙、福建各出舟師進行追討。

王郢把主力引向浙西，鎮海節度使裴璩一面嚴兵設備，而避免正面作戰，一面秘密招降王郢部將朱實，散其徒六七千人。同年四月，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爲唐兵射殺。王郢的海上起義，就此失敗。

**王仙芝、黃巢起義** 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八七四年）冬末，濮州（治鄆城，今山東鄆城縣北）人王仙芝，聚衆數千人，在長垣（今河南長垣縣）首義。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年）正月初三日，王仙芝傳檄諸道，「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資治通鑑考異》引《續資治通鑑長編》）。不久，就攻陷了濮州、曹州（治濟陰，今山東定陶縣西北），起義隊伍發展到數萬人。冤句（今山東菏澤縣西南）人黃巢聚衆數千人響應王仙芝的起義。「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兼有士人和豪俠的身份。他聚衆起義後，與王仙芝協同作戰，「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資治通鑑》唐乾符二年）。當時小股的農民起義隊伍到處都是，北自濮曹，